



苏联儿童文学丛书

小儿子的街

列·卡西里 马·波梁诺夫斯基 著



苏联儿童文学丛书
小儿子的街 第二部
地下堡垒
列·卡西里 馬·波梁諾夫斯基 著
孙广英 裘信东 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Лев Кассиль
Макс Поляновский/
УЛИЦА МЛАДШЕГО СЫНА
Детгиз 1954

小 儿 子 的 街

列·卡西里 馬·波梁諾夫斯基著

孙广英 裘信东译

伊·伊林斯基繪图

馬 如 瑾 装 幀

少年 儿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3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14号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书号：譯0274 (高小、初中)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張 21 7/16 插頁 20 字數 436,000

1961年12月第1版 196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8,000

統一书号：R10024·2728

(共二册)定价：(6) 1.90 元

第一章

“沒有帶去……”

黑海變了樣嗎？難道它的水淺了，變冷了嗎？或者米特里達德山變低了嗎？6月的天空已經不是昨天那樣了嗎？或者克里米亞夏季的太陽發暗了嗎？

不，一切都和先前一樣。海也一點兒沒改變，仍然象往常一樣，靠岸的地方，由於拍岸的波浪把混濁的泥水掀了起來，就變成微黃的咖啡色，稍遠一些是碧綠色，而盡頭，靠近地平綫的地方是鋼青色。天空還是那樣晴朗無雲，太陽也和從前一樣炎熱。米特里達德山仍然高聳在城市的上空，街上仍然發出魚腥的氣味。一切都象沒有改變。但是伏洛佳卻覺得一切都不同了。

米特里達德山頂上的天空，再也沒有“少年飛機製造者們”的白翅膀模型在飛翔了。現在誰都不准上那兒去。本城的防空炮兵連駐扎在米特里達德山的頂上和山坡上。從下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藍色天空背景襯托着的大炮的黑色輪廓：古老的米特里達德山把細長的高射炮炮筒伸向天空。因為從任何一條街都看得見這座山，所以這座被武裝起來的山現在就作為戰爭的象徵，高高地聳立在每一個十字路口的上方。

海呀，天啊，芳草綠樹啊，都是無法改變的。在克里米亞耀眼

的阳光下面，它們的色彩仍然是这样鮮艳。但是現在城市里和海岸上，一切都好象褪着色。城市的色彩黯淡了。海港里那些顏色好看的汽艇、平底駁船、帆船，几天之内都重新油漆过，变成了鉄灰色，象风暴中的海似的。許多人穿上了土色和草綠色的衣服。还在遙远地方激烈进行着的战争，在逐漸逼近的时候就已經使房屋的墙壁和房頂变了色。海港的仓库和工厂的建筑物上出現了保护色的、奇怪的、不匀称的条紋和綠褐色的斑点。一切东西似乎都要隱藏到地下面，都要和泥土融成一片，为的是叫人分辨不出来。建筑物的墙壁画上了伪装的斑点和条紋，已經失去了它們原有的色彩，而是一片沙土的顏色，形成了沟渠的阴影和綠色小土墩样的东西。

从前在海上，在防波堤旁边，經常有那么多鮮明的紅紅綠綠灯光搖晃着，桅灯的火星愉快地跳动着，現在呢，晚上連一点儿火花也沒有了。小灯塔上从来不熄灭的灯光也不閃爍了。这个刮着风、朦朦朧朧、沒有人迹、現在已經沉默了的空間，在夜里显得很淒涼。

但是人們的眼睛里，白天和晚上都发出严肃的、有时候刺人的、一瞬不停的火光。伏洛佳覺得，在誰都記得的6月22日那一天，大家的眼睛一下子都变了样，一切生活就象是一只輪船离开了停靠慣了的海岸，不可能再开回来了似的。好象平靜的海岸在后面离开很远了，而黑压压的、不可預測的无边风暴正在凶恶地迎面吹过来。

一个比一个危急的消息傳到刻赤来。法西斯匪徒們轰炸了塞瓦斯托波尔港。据說，辛菲罗波尔已經发过空襲警报。那是已經

离得很近了……

战争开始的头几天，伏洛佳收听无线电广播时，把头紧贴在扩音器，总是在期待着会宣布敌人被截住了，被打垮了，他们逃走了，把一切都丢掉了，我们的军队打着红旗，已经在投降了的法西斯城市的街道上走着。“你们等着，别忙，”他对自己的朋友们说，“他们只是在开头，在我们军队还没集合起来的时候才这样的。到明天你就能看见了……”但是新的一天——明天开始了，无线电仍然没有送来他所希望的消息。相反的，消息一天比一天紧张。敌人越来越深入到苏维埃土地上来。

现在父亲整天在海港里。不经过特别的许可已经不能进海港里去了。进口站着岗卫。父亲现在很少回家过夜，伏洛佳有时候很久看不见他。

当伏洛佳听到苏联情报局发布的消息，说敌人占领了明斯克的时候，他就觉得需要去和一个人谈谈，去和一个能很好地了解他，并且能帮助他理解这是怎么回事的人谈谈。他本来想去找尤利雅老师，不知为什么却不好意思去。

伏洛佳想起了他在困难时候常去请教的老朋友吉里留克，于是又去找他了。但是现在旅馆所有的玻璃窗都交叉地贴满了报纸条，旅馆大门口已经看不见婉转歌唱着的金翅雀了。吉里留克本人也不见了。

伏洛佳犹豫不定地把旋转门推了一下，门就把他赶进了阴凉而昏暗的前厅。椅子上、沙发上净是军人和水兵，有的坐着，有的谈着话，有的躺着，有的打瞌睡，到处堆着提箱和大皮包。

熟識的守門人看見了伏洛佳，喊了一聲：

“走吧走吧，你怎么进来就怎么出去吧！”

“吉里留克在哪儿啊？”伏洛佳問。

“志願當民兵去了……他養的金翅雀也全都放生了……”

伏洛佳悶悶不樂地回到家里。他令人懷疑地開始仔細整理自己的桌子，把東西堆到一邊。母親看到他眼睛里有一種奇怪的、堅決的、不是什麼好兆頭的眼光，就擔心地問：

“伏洛佳，你在想什麼呀？請你現在不要再做糊塗事了……”

“媽媽，”伏洛佳站在母親面前，肩膀使勁地擦着臉蛋說，“你知道我就要滿十四周歲了，但是我的生活卻過得沒有意義。”

“怎麼沒有意義呢？”母親生氣了。“學習比從前好了，也到阿爾迪克去過了，大家都夸你好，可是你還說是‘沒有意義’！”

“唉，那都還是小孩子的事情，你明白嗎……都不是我自己做到的。多半是周圍的人替我做的。隊員同學們幫助我補習了功課，你和爸爸也盡了力……市教育局派我到阿爾迪克去。但是我自己呢，媽媽，你明白嗎，我自己還什麼事情也沒有做出來過。”

“可是象你這樣的年紀，又有誰能做出什麼特殊的的事情來呢？好好學習，幫助我們做家里的事情，如果少先隊給你任務，你就好好地去完成。這就是你的幫助，你還想怎樣呢？”

“唉，媽媽，”伏洛佳煩惱地揮動了一下手，“不是說這個！以前我們和芬蘭打仗的時候，我還能勉強坐在家里。說實話，有一次我差一點和董琴柯一齊跑去打仗，但是戰爭已經結束了。可是現在，看來戰爭是長期的……你看，所有的人都作戰去了，到處在動

員……連那個捕鳥人吉里留克也去參加了民兵。可是我倒留在这儿……爸爸一回來，我馬上請求他讓我到他那兒去工作……或者讓他自己送我到艦隊去。要不，我就跑了，就是這樣。”

“你怎麼好意思對母親說這樣的話？如果我告訴父親呢？……”

“我自己會告訴他的。”

娃利亞開完了共青團的會，回來了。她現在也是成天不在家里。

她疲倦地拖着勞累的、沉重的腿回來了，東倒西歪地坐到椅子上，從牆上鈎子上拉下一條面巾，擦着出汗的臉和沾滿塵土的脖子。

“你先洗洗臉吧……”母親對她說。

“等一會兒，媽媽，讓我喘口氣……今天我和同學們卸了整整一列車的東西。今天是我們共青團的義務勞動日。我們干得可累，真累得慌！我回來上樓梯的時候，說真的，得用雙手搬着膝蓋，把腳提起來走：兩條腿邁不開步，不住地那個……”

伏洛佳不滿意地看了看她。他看出來姐姐在夸她的疲勞，甚至是炫耀她的疲勞，意思是：你們看，我多么賣力氣呀！

“明天，”娃利亞揮動着面巾繼續說，“明天，媽媽，我們全體共青團員，還有魏柯夫工廠和選礦廠的共青團員，都要派到漁業合作社去。晒網，補網。應該去幫助那裡的婦女，她們的男人都參軍去了。”

伏洛佳已經很注意地听着姐姐的話了，他很小心地在桌旁小板凳上坐下來。

“敢情你們好！你們已經是共青團員了。各處都派你們去……”

他羨慕地說。

“你們少先隊員們怎麼樣，都在打瞌睡嗎？”她回答說。“今天我看見鐵路員工的孩子們在火車站上拾碎鐵。現在的事情够大家做的。可是你呢，還在玩弄紀念冊。”

伏洛佳的臉紅了。

“首先要知道，這不是紀念冊，而是日記簿。如果你不問一聲，也沒有得到我的許可，就拿我的東西，你至少應該好好地看看。大概你是用自己的心猜度別人的心。‘紀念冊’！我把情報局的消息抄在那上面。以後戰爭結束的時候，我就可以有一部從第一天起的完整歷史了。你不明白就不要亂拿和你沒有關係的東西！”

伏洛佳氣憤地走出屋子，跑下樓梯到院子裡去了。

幾分鐘以後，他已經到了他的好朋友伏洛佳·吉謝辽夫斯基家的窗子下面。他大聲吹了一下口哨，立刻聽見有人用手指頭在屋裡敲窗子。吉謝辽夫斯基招手請他進去，但是伏洛佳指指地面，招呼朋友到院子裡來。

吉謝辽夫斯基走出來，伏洛佳對他說：

“你讀過鐵木兒的故事①嗎？”

“是講他和他的隊伍怎樣活動的嗎？”

“是啊！蓋達爾寫的。你記得他們怎樣組織起來，幫助那些父親上了前綫的孩子們嗎？咱們也這樣辦……”

“我可不知道怎麼辦。”

① 這裡指蘇聯著名兒童文學作家蓋達爾寫的小說鐵木兒和他的隊伍。

“我也不大知道，可是我很想做点象那样的事情。要不，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，吉謝辽夫斯基，我要逃跑，沒有第二句話。”

“你要逃到哪儿去呢？”

“上前綫，还能上哪儿去！”

“他們在路上就会把你抓住，”吉謝辽夫斯基确信地說。

乍一看，好象沒有比这再容易的事情了：到軍事委员会打听一下动员通知书送給誰了，然后直接到那些人家去問好，敬一个队礼，說：“你們好啊！我們是少先队员，我們有一个鉄木儿工作队，我們就是从那个队里来的。我們想来帮帮你們忙。請說吧，你們需要什么？”但是这样做却不行。人們就会推辞說：“謝謝，我們什么也不需要。”这种情形还算是好的。有时可能譏笑說：“哪有这样来帮忙的呀！”也可能被人赶出来，說：“这儿还缺少你們嗎！”

可是象盖达尔书上的鉄木儿那样秘密工作，在現在軍事时期里更可能发生許多麻煩。再碰上共青团开敌队，就会把你抓走，还要說，你在別人院子里和楼梯上乱窜，偷看什么。到处都在談論間諜。伏洛佳本人也幻想捉到一个破坏分子，他每回遇見一个可疑的人，都要仔細把他瞧上两眼。

不，現在已經不能秘密地活动了。于是伏洛佳就去找尤利雅老师出主意。

伏洛佳走进熟識的学校院子，那里是一片假期的寂靜，这时候他心里很希望赶快再开学上課。他覺得如果每天早晨重新听見鈴响，一天的生活完全遵照学校的时间表过，每分钟都有事情做，都有功課，同學們从四面八方聚到这儿来，在队室里开队会，那个現

在不知去向的輔導員若拉能給他們讲讲战争的情形，或許心里会安定些。但是他馬上就想到，現在要坐在課桌旁边做功課，回答問題，大概是無論怎样也不可能了。現在沒有心思讀書了，因为脑子里只有一件事——战争。

然而尤利雅老师还是和平常一样鎮靜地——只是稍稍顫动着眉毛，这是伏洛佳从来没有看見过的——听完了伏洛佳說的話，就用自己平常那种有节奏的、严肃而动听的声音和他談起来，这时候，他就感到了一些安慰。

“伏洛佳，亲爱的，”尤利雅老师说，“我明白你現在是怎样坐不住。可是你别忙。这是一场大战。当然，他們是永远不能征服我們的，这是我坚决相信的，但是我們要保存力量。我們的力量会一天天地增强。象你这样的人，前綫是不需要的，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說。至于在这儿帮忙，那倒很好。我贊成这样！斯維特兰娜本来想去找你，还要到所有的同学那儿去，然后就开始工作。”

“工作要怎样开始呢？”

“我不記得曾經在哪个作家的书里讀到过……‘最困难的事情是开始。克服这个困难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：开始。’”

于是他們就开始了。

首先帮助的是海軍軍人西利柯夫家。西利柯夫是伊留莎的父亲。伏洛佳同小班孩子們談話的时候，这个伊留莎最愛发問，有一次問伏洛佳自己学习得怎么样的，也就是那个孩子。他們上他家去，只有伊留莎一个人在家。他看見进来的少先队员們，起初很害怕，很久不愿意把他們从穿堂放进屋子里去，但是后来看見了伏

洛佳，认出了他，就说：

“你给我们讲过契卡洛夫。你答应过给我做一只輪船，你还做不做了？”

就在这一天，伏洛佳桌子上一只最好的魚雷艇不見了。隔了一天，伏洛佳用一块圓木头刻得很精巧的那只巡洋舰也不知开到哪儿去了。不到五天工夫，桌子上的舰队就完全沒有了。伏洛佳的整个大舰队——包括非常壯觀的主力舰紅斯巴达克号在内的全部軍舰，用树皮刻成的全部驅逐舰、扫雷舰、潛水艇——都派了用处，慷慨的伏洛佳把它們統統送給父亲參軍去了的那些天真孩子們了。孩子們只要在窗子下面，或是从开着的院子的便門里看見值勤少先隊員的紅領巾，就喊着說：

“少先隊員伏洛佳在哪儿啊？今天他来嗎？他什么时候再来呀？”

也有的时候，斯維特兰娜傍晚时跑来，羞怯地对叶芙朵基雅說：

“劳駕，請您让伏洛佳今天再上比罗果夫街去一趟吧。那儿有一个謝辽沙，他父亲是个坦克手……他一个劲儿地哭，要伏洛佳去給他修理軍舰。他怎么也不肯睡覺。他母亲已經来找过我。”

伏洛佳就上比罗果夫街去了……

7月3日的清晨，娃利亚很早就把伏洛佳喚醒了。

“起来，起来……你可要輕輕的！”她搖动着伏洛佳晒黑了的肩膀，而自己却全身都傾向挂着扩音器的牆角。“你醒醒吧，伏洛佳，你听見了嗎？斯大林在講話！”

伏洛佳一下子就跳起来。梦随着他身上盖的被子一同掉下去了。他光着脚，轻轻地跑到扩音器前面。他刚从梦里醒来，身上还很暖和。他个子很小，在阿尔迪克晒得象胡桃木一般，头发褪了色。他站着，浸在清晨的阳光里，每逢姊姊一动，他就向她挥手，叫她别弄出响声来。他听着，听着全国各地这个时候都在收听的声音。他的心，他的整个身体，就象全国一样，哪怕是最小的角落都响应着这个声音。

斯大林同志讲话了。

伏洛佳不眨眼地看着那个漏斗形的黑色圆盘子，斯大林的话就是从这个圆盘子里传给他的。

斯大林不慌不忙，准确有力，象一个贤明的老师在学生们注意听着的教室里那样讲着话。他说，苏联的全体公民应该同红军和红军一起捍卫每一寸苏维埃的土地。他教导着要怎样在后方协助红军，怎样按照新的、战时的方式来工作。他号召大家，号召每一个人毫不留情地跟凶恶的、奸险的敌人斗争。

“在敌人占领的地区，要组织游击队……”斯大林同志说。

伏洛佳很快地向挂着父亲青年时代肖像的墙上瞧了一眼。

“同志们！我们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，”斯大林说。“驕横一世的敌人定会很快地相信这一点……我国千百万人民也都会奋起作战的……在每一个受到敌人侵略威胁的城市里，我们都应当组织这样的人民志愿军，发动全体劳动者起来进行斗争，挺身捍卫自己的自由，捍卫自己的荣誉，捍卫自己的祖国……”

斯大林说完了。叶芙朵基雅大声地叹了一口气。

伏洛佳还是踮着脚尖离开扩音器，坐到自己床上，尽力地屏住气。他觉得斯大林的朴素的、不高的声音还在屋子里响着，就象斯大林在分别地和每一个人谈着话。

“他就好象我们的邻居亲自到我们家里来谈过话似的，”母亲猜到了伏洛佳的意思，“现在我们心里豁亮得多了……”

伏洛佳觉得，他必须立刻把他这些天来所想的一切和谁商量一下；他必须和父亲会面。

但是尼基福尔已经有一个星期没走出海港管理处了。

“妈妈……”伏洛佳说。“不管你怎么样，妈妈，我可要立刻到海港去一趟，找爸爸。我总得想法子进去……”

昨天下了一阵雨，今天早晨特别晴朗。房屋、树木、电线杆子都投下了十分清楚的影子。天空是清爽的。当伏洛佳走到院子里的时候，他觉得斯大林的话不仅使他的心，而且使他周围的一切都有了一种严肃的、象水晶一般清新的气氛。

伏洛佳还没走出院子，就有一个小黑影子在栅栏门前面朝他滚来了。他听到了尖利的狗叫声，立刻有一个热烘烘、毛乎乎的东西扑到他怀里来，湿糊糊地舔了一下他的鼻子。

“波比克，波比克！”伏洛佳欢喜地喊着，一面推开它，一面哈哈大笑。

但是波比克一个劲儿向他身上跳，一定要舔一下他的脸。伏洛佳轻轻地把狗踢开，就跑到街上去迎接父亲，因为波比克的出现就是父亲到来的正确信号。

果然，就在栅栏门外边，他看见了父亲。这些天来，尼基福尔

消瘦得多了。他那晒黑了的臉現出疲劳的样子，象整夜沒睡的人那样，眼皮通紅，干巴巴的、发紅的眼睛里亮光都快沒有了。伏洛佳立刻把眼睛抬高点看了看，就看見父亲的海員制帽上已經不是先前的商船标志，而是一个帶小紅星的所謂“金蟹”——这是海軍的帽徽。

“爸爸，你怎么？已經动員了嗎？”

“孩子，我要到舰队里去了。今天就出发，我是和你們告別来的。你听见斯大林說的話了嗎？呵，伏洛佳！他的話都說得多么好啊！……你們这儿怎么样？媽媽跟娃利亚在做什么？……”

半小时后，母亲已經开始給尼基福尔收拾东西，让他走上遙远的征途。叶芙朵基雅当年是在卫生列車上認識尼基福尔的；她凭着这許多年和他在一起生活的經驗，就明白她丈夫是說去就要去的。

她已經不只一次地送他走上危險的道路，送他去打仗，为他作航行的准备。每一次她都不得不为丈夫担心，但是也不由自主地为这个坚强的、沉着勇敢的人而驕傲。对他來說，男子的严肃义务就是良心对他的召唤。她知道，她今后的日子是艰苦的，是充滿忧虑，充滿最严重的恐惧，充滿沉重而无法排除的思念的。叶芙朵基雅知道她会遭遇什么样的困难，但是她覺得：應該这样，現在不能不这样。

伏洛佳本来以为母亲会哭起来，会恳求父亲不要志愿到海軍舰队去，但是母亲沒有这样做，所以現在他就怀着尊敬的心情看着母亲蒼白的，毫无表情、好象被一层幕遮住了的臉。她在給父亲收

拾箱子，把他的东西、书籍、刮臉刀、全家合影等等放进去。娃利亚也給父亲燙好了內衣，把干净的海軍汗衫整整齐齐地折好了。

伏洛佳挨着父亲坐在沙发上，父亲翻弄着书籍文件，挑出一部分来放在旁边。伏洛佳抓住一个适当的机会就低声对父亲說：

“爸爸……我对你有一个很大的請求。可是你要听完……”

“我听，伏洛佳，”父亲答应了一声，繼續翻弄着文件。

“爸爸，可是你要认真听，我們还要約好，不許开玩笑。”

“这有什么可以开玩笑的！”父亲把书移到旁边去。“說吧，什么事？”

“爸爸，我請求你，你做个好人，把我也帶去吧！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！”母亲在桌子旁边說。“这些天我总听見他說这样的话。他还吓唬人，說他要逃跑呢！”

“要到哪儿去呀？”父亲觉得奇怪了。

“到舰队里去。我要在你那里做見习水手。游泳我会，这是一。我打过靶，这就是說，我很快地就能学好射击，这是二。”

“第一，要是用数目来計算，那你暂时还数不出两个理由来，你既然还得学好射击，那就只有一个半理由，”父亲回答說。“主要的是那儿沒有你做的事。我认为你在家裡用处大些。你要做一个当家的人。男子汉！”

“得啦，爸爸，你又开玩笑，我說的是正經話！”

“伏拉基米尔，我說的都是正經話。”

“真是的，那儿怎能少得了你呢！”娃利亚插嘴了，并且低声地补充說：“‘一个半’水手。”

“閉上嘴吧，你不但不是两个，連一个半也不是！”伏洛佳打断了她的話。

波比克在門口叫起来了。楼梯上有脚步声。有人敲門。伏洛佳走去開門。他立刻回到大厅来，还在穿堂里就大声喊：

“葛利青果伯伯来了！还有万尼亚！”

“啊，欢迎，欢迎！赶上了送行，正好……”

葛利青果是一个沉默寡言的，羞怯的人，他一进来，屋子里馬上充滿了魚和烟草的气味。趁着他坐在沙发上不慌不忙地和尼基福尔談話，伏洛佳就在角落里低声地对自己的老朋友說：

“万尼亚，你听見斯大林講話了嗎？”

“当然啦，听見了。”

“我还都写在日記本子上了。他說：‘人民的一切力量都要用来粉碎敌人’！”

“不用写下来，我全都記得。”

“我也記得。这只是为了将来当作历史念的。我把苏联情报局的消息全部記下来了。”

“你給我看。”

“以后給你看，那上面写得不都十分清楚：我是用鉛笔写的。等我用墨水描好了再給你看……你們旧檢疫所那儿怎么样？”

“我們那儿看不出什么特殊的情形，可是在喀梅石-布隆到处都伪装起来，現在已經认不出来了……”

“那么就是說，”葛利青果伯伯在这时候問尼基福尔，“你要回去了嗎？到舰队里去嗎？象年輕时候那样……”